

“书香镇江”2022年第35届“增华阁”阅读写作大赛 金奖作品评介

金奖作品

错过

丹徒区支显宗学校九(4)班 谢涵

子瞻吾兄：

展信佳，见字如晤。不知道此时的你是否已到儋州，迎面的海风湿咸，你在如银的月色下饮酒、踱步，不禁忆起你生如逆旅，一声声“错过！错过！”长叹于心。

“太平美满无缘兮，哀亲人之缘浅！”我们年少一同读书，不负父亲期待。嘉祐二年，出川赴京应试，任凭蜀道再难，也挡不住我们的冲天豪气。我们双双高中，苏家一时名动京师，乃一段传奇佳话。主考官欧阳公惊艳于你的才华，你名声大震。一夜之间，开封纸贵。

可人有旦夕祸福，双亲和吾嫂相继离世，这世间悲苦任君尝遍，纵有傲人才智，风发意气，孤家寡人也只能叹道：“错过！错过！”那些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往事，那么多“无处话凄凉”的时刻，漫山遍野，棵棵松树，随风倾吐，如泣如诉的是你的思念。幸有我们兄弟二人相依相伴，是同胞至亲，更做一生挚友，身体的距离不必错意，但得人生能长久，千里自能共婵娟！

“九天识才不见兮，哀壮志之难酬！”“缺

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”那时的你，寂寞无法自遣，愈感“沙洲冷”，于是便将自己想象成一只孤鸿，从遥远的汴州飞来。不，不是飞来，是被当做囚徒“捆绑”而来。我知你一向生性耿直、光明磊落，你不过是写写诗，吟吟曲，却遭来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，“乌台诗案”的伤疤一直未愈，在你的心口一次次撕裂。当时你担心牵连亲朋好友，甚至有轻生之念，诀别诗中，字字血泪，铭刻于心：“与君今世为兄弟，又结来生未了因。”那时的你，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，又叹：“错过！错过！”我知道，那些错过的理解和认同，后来都在你饱经锤炼的大彻大悟中消融在豁达里了。

“难得重用官职兮，哀位低之孤寂！”之后你被贬黄州，担任黄州团练副使，实际却是个犯官。那时的你，似乎还有一些不甘，还有一些无奈，但“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？”虽然寂寞，却庆幸有友人相伴，你已能随时让自己释然，“错过，错过”之声似乎消逝在你的嘴边，哪怕只是夜里凉凉的微颺，也能让你的心情然打开。黄州是你人生的最低谷，却是精神的福地。自此，黄州成为了你

的精神地标，在这里，你舞文弄墨，在这里，你躬耕喜食，在这里，粹出了一个全新的苏东坡！我自知，你经黄州此一遭修炼后，我恐是再也赶不上你的诗文境界了。

从初到黄州的“缥缈孤鸿影”到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再到“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”。通过佛教精神和老庄思想的升腾，你终于摆脱了俗世的纠葛缠绕，消解了人生穷通进退的困惑，返璞而归真。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”错过？错过？何曾错过！你早将心中的荒原开满繁花，江海也能寄余生；即使是山肴野蔌，你也能品出人间清欢的滋味；即使一生颠沛流离，你也能将眼前的苟且活成诗和远方。那些错过之事皆在你眼中淡然作坦途，将其砌作高阶，步进精神的青云，祭成东山之上的月光。我深知你不易，也深以你为荣。

纸短情长，不尽相思。

弟 敬上

绍圣四年冬月廿三

没有错过的是兄弟情谊

作家 王川

相信谢涵和我一样，是个铁杆的“苏粉”，否则绝不会写出这样有关东坡的文字来。

这篇文章感情丰沛，抒情性强，气魄颇大，读后令人回肠荡气。

书信体，决定了本文的抒情性，给人书信是和对方说话，而写信者又是东坡的弟弟苏辙子由，兄弟之情便溢于纸上了。在写作技巧中，抒情要难于叙述，因为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，有想象。

书信体的第二人称，可以直抒胸臆，可以一诉衷肠，如同兄弟执手对话，相对而谈，泪眼相看，亲切真挚。

此文的史料性强，谢同学不是看了很多有关东坡的书，甚至是读了许多宋代的史料和诗词，是不能够写出这些文字来的，显然她读过的古书不少，才能这样胸有成竹、游刃有余。

选用书信体，就把自己置身于九百多年前的北宋，与苏辙合二为一了，难度就大了。所写的一切都必须合乎北宋的历史和规范。而且要从苏辙的角度去想象与哥哥东坡的关系，也不能违背苏辙的身份。

总体来说，这篇作文还是大致符合时代的。但有些还不够讲究，有不对的地方。比如，古人不会互称“你、我”，也不会用“我们”，应是“兄”和“弟”，第三人称。“开封纸贵”应用“汴梁纸贵”为好，也没有“汴州”一说，等等。

题目既是“错过”，作文的中心就应围绕着“错过的是什么”来写。错过的是东坡的升迁？错过的是东坡抱负的实现？错过的是兄弟团圆？但没有错过的是永存的兄弟情谊，“千里共婵娟”。

儋州是东坡人生中的三大错位地之一，他从此地遇赦之后北返，本想去河南会苏辙而未去，到了镇江在金山留下了绝命诗，发出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的喟叹，如果能够结合这首诗来写，就有了自己的家乡镇江，那岂不是更完美？

一位九年级的初中学生，能有如此老到的文笔，令人刮目相看！

寻文学风骨，道阻且长

自小学三年级与“增华阁”作文结缘，至今已走过7个年头。

和多数同学一样，我的写作启蒙离不开历任语文老师的指导。小学时，周记成了我心灵的树洞，那些只在校园里见得的故事，都用稚嫩的文笔轻轻地诉说着。从学习捕捉细节，到一次次修改，描写逐渐细腻，老师那袖手一挥便写下刚劲板书，背着手谈笑风生的形象印刻在我的脑海中，自此，每每写记叙文，心中有画面，下笔自成真味。至初中，老师教我摆脱应试作文的桎梏，这是一次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变，高深立意和华丽词藻不该是作文的枷锁，从仿写改写到自己创作，风来水面，月到天心，心中有真情，下笔须可动人。

而我真正对文学的兴趣却要从另一个人讲起。鲁迅，这个“初中生三怕”之一的不苟言笑的大师。偶然间翻开了

《狂人日记》，只三句，我便震惊起来，心跳若擂。我于是寻了《呐喊》《故事新编》及各类杂文，开启了“鲁迅宇宙”的大门。梳理文章的过程中，曾被忽视的写作背景竟成了文章之“骨”，立住精神之根。不论是刘和珍君时的女师大风潮，还是百家争鸣的文学争论，那些晦涩的象征文字似乎在时代和命运的颠沛中迎刃而解。彼时，这个秉持着“复仇哲学”的大先生，怀着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不渝之志，用唤民觉醒的漫漫温情，在我心中屹立起了一个丰满的精神世界。

带着这份探究的经验，不禁开始寻找那些名篇背后的故事。从荣耀繁盛的大唐走来，诵来子美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志向，海晏河清，黎元为先；吹来青莲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大笑，蜀中谪仙，孤高清朗。从字字珠玑的宋词走来，吟出东坡的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的豁达，著述宏富，笑作炊烟；掷下稼轩“事有可为，杀身不顾”的忠言，提笔天下，马上乾坤……

平面的文字一次次撩拨心弦，去寻找它们真正模样的想法愈发清晰。虽然困于

疫情，但“云”四方采风，也将“吾心”送去万里河山。在绍兴的乌篷船中畅想，粼粼波光漾泳着社戏的梦境，青砖黑瓦之上，《钗头凤》写尽无数遗憾。在扬州的二十四桥咏叹，诵“孤篇压全唐”的春江水，感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听《广陵散》的绝响。在西安的古城墙上眺望，玄奘正在大雁塔前译经习佛，人头攒动，“浮生只合尊前老，雪满长安道”，又有多少人在此诉下离别之苦……“千里之行”，步步寻的是先人的足迹，心中的图景也终究描摹出了轮廓。

除宽泛的阅读外，生活中的影视作品亦让我收获。从《国家宝藏》的文物热，到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别出心裁的解读，从《典籍里的中国》以舞台剧形式对经典的诠释，到《舞千年》中对服饰礼仪的传承。在欣赏中思考，在思考中写作。

于我而言，寻文学风骨的最大收获，或许正是在探求的路上，不再为写作而写作。走过的每一步，听过的每一句，惊鸿一瞥，或苦苦追寻，皆是文章，心中一触，便是文中景。是执笔者，更是画中人。（谢涵）



热爱生活 书写真情

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周月辉

写作文，求“真”。心里有什么，笔下写什么，此时此地只有“我”，只听凭着此时此地的思潮，自由奔放，从脑中流到指上，从指上落到笔尖。微笑也好，深愁也好。洒洒落落，自自然然地画在纸上。学生的内心世界仿佛空山雨后天盛开的梨花，不带有一点微瑕，把这份难得的真实坦荡地呈现出来，作文便有了血肉，有了生命。求真实是写好作文的第一步。

求“诚”。文字要与作者的思想、性情、环境

等一致。当由一个人物，一桩事迹，一幅画面而发生的真情实感，向你袭来时，它就像一根扎到你心尖上的长针，一阵卷到你面前的怒潮，你只能用最真切、最简练的文字，才能描画出那一阵剧痛和那一霎惊悚！假若有所表白，这应是有关人间事情的，则必须合乎事理的实际，切乎生活的实况；假若有所感觉，当是不吐不快的，本于内心的郁积，发乎情性的自然。

求“新”。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，要在选材、立意、构思等方面下功夫，要在语言上尽可表现得完美，以显示其创造的才能。

这种创造才能表现得愈充分，作品愈新颖；愈新颖，作品愈有价值。开发创新意识，思考问题能多方向、多角度、多层次，由已知导向未知，发现新事物，发现别人未觉察、不易觉察的东西，并从中求新、求异。

在写作的道路上，我陪伴孩子们一步步走来，从最初的渴望获奖，到不断的受挫失败，到最终的笑对荣辱，放下得失心，明白竞赛不为获奖，写作只为吐露心声。

“增华阁”大赛，给了孩子锻炼的机会，前进的动力，展示的平台，更教会了孩子要拥有一颗热爱生活、书写真情的平常心。

